

从刘琨经历和诗歌看刘琨悲剧

武志佳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刘琨,西晋末年著名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他的一生以永嘉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永嘉之乱前,刘琨的行为浮华放纵,为一名吟花弄月的贵公子;永嘉之乱后,面对国破家亡,刘琨决然扛起了救国救民的大旗,转变成一名民族英雄。由于时代条件和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失败的道路。文章试图通过刘琨的经历和诗歌探讨刘琨悲剧,最后指出刘琨悲剧成因。

[关键词] 刘琨; 生平遭际; 忧国忧民; 英雄末路; 特殊时代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3-0068-04

刘琨,西晋末年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赞曰:“夫汉贼不灭,诸葛出师;二圣未还,武穆鞠旅;二臣忠贞,表悬天壤;上下其间,中有越石。”^[1]同时刘琨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文在建安风力尽矣的时代,表现出清刚之气,力抗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诗风,透露出慷慨悲凉,雄峻清拔的风格,颇受后人推崇。金代元好问在《论诗绝句》评价说:“曹刘座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2]面对国破家亡,刘琨勇敢地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无奈报国无望,屡屡受挫。故钟嵘认为刘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英雄末路的遭遇造就了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

一 生平遭际与刘琨的矢志报国

刘琨是西晋时期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一生以永嘉之乱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动乱前期刘琨处于一种崇尚清淡、追求享乐的状态中,但放荡中亦有报国之志;后期迭经八王之乱、外虏入侵,其思想发生彻底转变,毅然举起抗击外虏、恢复中原的大旗。无奈当时的西晋,经济凋敝,国力衰退,敌我力量悬殊,加上个人能力的缺陷,刘琨最终被段匹磾所害。

(一)永嘉之乱前的刘琨

刘琨(公元271—公元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中山靖王之后裔。祖父刘迈,曾为相国参军,散骑

常侍。父亲刘蕃,官至光禄大夫。司马氏为了维护其黑暗统治,滥杀异己,“给全国上下造成了得失急骤、生死无常的恐怖气氛。”^[3]受当时政治高压气氛的影响,士人要么不问政治,追求老庄思想;要么投奔豪门,屈节做人。刘琨生于豪门士族,年少时就很有才华,属于少年及志者。据《晋书·刘琨传》记载:“琨年二十六,为司隶从事。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石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闻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秘书监贾谧参观朝政,京师人士无不倾心。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号曰:‘二十四友’。”^{[4]1679}当时社会甚至流传着“洛中奕奕,庆孙越石”^{[5]529}的评语。但刘琨早年的生活并不只是吟花弄月。其思想中始终存在着希望建功立业,实现理想抱负的精神。《晋书·祖逊传》记载:祖逊“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逊、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6]可以说,“闻鸡起舞”的刘琨已经有报国之志了。

(二)永嘉之乱后的刘琨

西晋后期爆发的八王之乱,给司马氏统治集团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给外族带来了可乘之机。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起兵反晋。接着,西北各族纷纷响应,中国北方从此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中原地区成为各民族纷争的战场,先后出现了许多独立的王国,刘琨目睹了战火纷

飞,国破家亡,千里萧条的景象,决然放弃了早年那种与世无争,清淡放纵的思想态度,坚定地走上了抗击外敌,立志复国的道路。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刘琨从洛阳出发,出任并州刺史,沿途看到的是流民四散、白骨横野的场景,这深深刺痛了刘琨。抵达壶口关后,刘琨上表朝廷说:“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晋书·刘琨传》)^{[4]1680} 永安三年(公元306年),刘琨到达晋阳后,“剪除荆棘,收葬骨骸,选府朝,建市狱。”(《晋书·刘琨传》)^{[4]1681} 从此开始了他在晋阳的抗敌时期。

经过刘琨的苦心经营,晋阳终于成为一块相对安全的地方。《晋书·刘琨传》记载:“在官末期,流人稍复,鸡犬之音复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进者多归于琨。”^{[4]1681} 永嘉五年(公元312年),猗卢率军进攻晋阳,刘琨率一千卒甲为向导,取得重大胜利。同年,刘聪以刘琨为大将军,琨固辞不受,并上表表明自己与刘聪、石勒绝不同流合污。建兴二年(公元315年),刘琨与猗卢共同讨伐刘聪,大胜而归。建兴三年(公元316年),刘琨因急于建功,贸然出兵攻打石勒,以致大败而归,走投无路,投奔段匹磾。

刘琨率众投奔段匹磾之初,段匹磾对刘琨相当器重,尊刘琨为大都督。二人共谋攻打石勒。但段匹磾的弟弟收受石勒的贿赂,发兵不前,并命沙复辰领兵回,段匹磾与刘琨被迫撤兵。建武元年,晋元帝封刘琨为侍中,太尉,并赠宝刀。后兄亡。段匹磾奔其兄丧,刘琨遣子刘群护送,途中遭段末波袭击,段匹磾败走,刘群被俘。段末波以厚礼诱使刘群,使其写信给父亲刘琨,让其共击段匹磾并许诺推举刘琨为幽州刺史。刘群年少无知,写信给父亲,半路被段匹磾手下所获。段匹磾深知刘琨为人,起初并无为难刘琨之意。但段匹磾的弟弟段叔军为匹磾所信,谓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晋人者,畏吾众也。今我骨肉构祸,是其良图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尽矣。”^{[4]1686} 段匹磾深觉有理,下令把刘琨软禁起来,又假借皇帝诏旨,下令诛杀了刘琨。

二 刘琨诗歌及其情感

异族滋扰,国难当头,刘琨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之中,然而命运之神却不垂青刘琨。他目睹民生之苦,却无能为力;眼见国破家亡,却受囚狱中。社会上的种种苦难深深刺激着刘琨,一种凄苦悲凉的孤独感在其诗文中油然而生。而这种忧国忧民、英

雄末路下的孤独感,也震撼着读者,使读者深刻体会刘琨那深切的国破家亡之痛。

(一)忧国忧民的情怀

八王之乱后的西晋,整个社会一片凋敝,流民四起。北方少数民族趁机而起,中原顿时陷入了阴惨恐怖的绝境中。为了抗击匈奴,东海王司马越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北上抗敌。从此刘琨远离过去,身负皇命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条路。刘琨在赴并州途中,看到了八王之乱下的社会黑暗,也看到了因外族入侵而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社会之惨状深深地刺痛刘琨,一股忧怀时艰的情怀油然而生,于是在宿于丹水山时刘琨写下了著名的《扶风歌》: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冷冷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旅。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时局艰危,道中所见“满目凋敝,白骨横野”的惨状,震撼着刘琨的心理。“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我们相信这不仅是写刘琨武功,更要表达的是刘琨希望通过自己的武功驱逐外虏,还天下以安定,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国破家亡的现状,自己对前途难卜的担忧,使他“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他叹息的是整个时代:西晋颠覆,五胡乱华,天下纷扰,百姓无以为家。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神伤?“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刘琨要告别过去,他要承担起救国图存的大任。但是“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又使他感到一种沉重感:国家还会回来吗,老百姓能有饭吃吗?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他只能吟啸绝岩中。“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刘琨出任并州刺史,领匈奴中郎将,所以他很自然地想起了李陵的遭遇,自己会不会像李陵那样获罪?同时也表达自己在那个时代实现建功立业抱负的艰难。“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这一曲既悲且长,令人心伤,正如姚遥在《略论刘琨诗歌的文学史意义》中说:“在赴任并州刺史途中所写的《扶风歌》中,刘琨担心的不只是边境战况,百姓生计,更担心如李陵般受到冤屈和诽谤,不能实现理想和抱负。这种隐含在表层诗意

之下的对前途未卜的忐忑心情,更令人感到凄苦悲凉。”^[7]

(二)英雄末路的遭际

建兴三年(公元316年),因攻打石勒失败,刘琨被迫逃亡归依段匹磾。也就是在一年以前,刘琨的军力还处于巅峰,刘琨当年在《劝进表》中曾说:“晋室虽衰,天命未改。吾当年立功河朔,使卿延誉江南。行矣,勉之。”起初,刘琨很受段匹磾推崇,二人曾结为婚姻,约为兄弟。刘琨也希望自己的理想抱负可以在段匹磾手下实现。但段匹磾听信其弟叔军的谗言,囚禁刘琨,最后假借诏旨将其杀害。一代英雄落得如此下场,可悲可叹!明人李贽在评价刘琨投奔段匹磾时用了两个字:“非策。”^[8]刘琨所写的《重赠卢谌》堪称刘琨之绝命诗。

握中有悬璧,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滨叟。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凭五贤,小白相射钩。能隆二伯主,安问党与仇!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无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矣如云浮。确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颂华盖,駉駉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实际上刘琨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置生死于度外,我们可以从诗中体会到一种情调,即“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感叹之中的痛楚。开头一句“握中有悬璧,本是荆山球”,不仅以玉璧比美卢谌,更寄托着卢谌可以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期望。在面对国破家亡,江山易主的时候,他决然走上抗击外虏的道路。即使失败,即使寄人篱下,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在面对死亡时,他依然作诗鼓励卢谌。这就是英雄,哪怕走上末路,壮志仍然不沉!诗中的后几句,刘琨用了许多典故,太公望、邓禹、陈平、张良、狐偃、管仲等历史人物纷至沓来。刘琨在此用典,一方面想借此激励卢谌,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也诚心希望遇上贤主明君,以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陈沅在《诗比兴鉴》中对此有一段解释:“诗中征事杂沓,比兴错出,各有指归。太公、邓禹,述已匡扶王室之志。白登、鸿门,冀脱已患难之中,重耳、小白,欲与匹磾同奖王室,比迹恒文,不以见幽小为辱。望谌以此意达之匹磾,披沥死争,必能见悟也。”^[9]然而此时,功业未建,却身陷牢狱,不得不对着夕阳感慨“时哉不我与”,英雄从此埋没,壮志也染上了悲凉的色彩。“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西狩”是刘琨对国家命运的担忧。“麒麟”本是吉祥之物,却被

捕获,这预示着天下将大乱。作者一方面想表明天下大乱,百姓遭苦;另一方面又表明面对乱世,自己无能为力,建功立业的抱负无法实现,一种凄苦悲凉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充溢着诗中。文章最后,用秋风吹散繁花、狭路翻车与马惊折辕比喻自己将要遇害。“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自己的凌云壮志怎会如此颓丧,自嘲之中亦有自惜,英雄末路的悲剧心态毕露。建兴五年(公元316年),刘琨被害而悲惨地离开这个世界,时年四十八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中写道:“买醉村场夜半归,西山月落照柴扉。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10]

刘琨所处的时代是外族反晋的时代,作为忠臣,他决然担当起反抗外族入侵的重任,无奈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时的社会只靠刘琨等少数志士是不可能转变的。刘琨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后,只能长叹一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刘琨的这一声叹息,不仅仅是报国无望的痛惜,更是英雄末路的表达。

三 刘琨悲剧成因

(一)特殊时代

刘琨生于晋武帝泰始七年,当时正值西晋统一,国家安定,年少的刘琨生活在一种追求享乐,清谈玄理的生活状态中。他在《答卢谌书》中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方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行为不加约束,追求老庄的生活哲理显而易见。当时,士大夫追求享乐,不理政务,而统治集团大肆分封异姓王,终于在晋武帝去世后爆发了持续了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彻底摧毁了晋王朝的统治基础,各诸侯王为了控制朝政,争权夺利,扩大自己的地盘,互相残杀,民不聊生。更为严重的是削弱了晋国的边防,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掠夺人口。为了抗击外虏,刘琨被委任为并州刺史,北上抗敌。但当时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匈奴人刘渊已经在北方称王,距晋阳只有三百多里地,东边有王浚虎视眈眈,司马越当时正处于与刘聪军的战争中,不可能给刘琨以大的帮助。永嘉五年,继石勒全歼司马越十余万之师之后,汉帝刘聪的军队攻陷洛阳,生俘晋怀帝。刘琨彻底失去援助,只能独立坚守晋阳城。建兴三年(公元316年)十一月,刘琨在孤立无援的状况下,仍然与石勒决一死战,无奈实力相差悬殊,最后失败,刘琨只能带着几千残兵投奔段匹磾处。

刘琨是那个时代的英雄,面对国破家亡,他决然

举起抗击外虏的大旗,无奈生不逢时,他所处的晋朝正处于灭亡的边缘,不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军事力量。他所坚守的晋阳,三面受敌,不可能成为他坚强的后盾;他投奔段匹磾,但段匹磾是鲜卑人,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依靠的人,这一切都使刘琨的雄心壮志化为泡影。

(二)性格缺陷

刘琨的孤独感也根源于其自身的悲剧性格。刘琨生于贵族家庭,少年就很有诗名。《晋书·刘琨传》记载:“祖迈,有经国之才,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蕃,清高冲俭,位至光禄大夫。琨少得俊朗之目,与范阳祖纳俱以雄豪著名。”^{[4]1679}由于在出身上受到豪族家庭的影响,思想上又推崇老庄、阮籍的生活态度,使刘琨身上具备了那种浮夸、奢靡,逃避现实的消极一面。刘琨不仅常常参与富豪石崇在河阳金谷园中的聚会,日以赋诗为事,而且还同潘岳、陆机等人以文章事权贵。

刘琨虽是一个著名的将领,但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懂得带兵打仗,知道建功立业,救百姓于水火中,却不知道如何驾驭人才。《晋书·刘琨传》中说:“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4]1681}

刘琨悲剧性格还在于他的刚愎自用。徐润,因精通音律,刘琨非常喜欢他,就任命他为晋阳县令。但“润恃宠骄恣,干预琨政”,奋威将军令狐盛数次进谏建议罢免徐润,刘琨非但不听反而听信谗言,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把令狐盛给杀了。刘琨本有建功立业之志,但对自己的行为不加以约束和克制,遇事也不深思熟虑,行动上一意孤行,最终导致他军事上的失败。建兴三年(公元316年),石勒发兵进攻乐平,刘琨刚得到新锐之兵,便要率军前去救援。其部下其嶠、卫雄进谏说:“此虽晋人,久在荒裔,未习恩

信,难以法御。今内收鲜卑之余谷,外抄残胡之牛羊,且闭关守险,务农息士,既服化感义,然后用之,则功可立也”^{[4]1685}。刘琨求胜心切,不听规劝,结果中了石勒的埋伏,大败而归,逃奔段匹磾。

纵观刘琨的一生,从思想到行动,他那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都是值得称颂的。当外族入侵、国破家亡之时,刘琨受命于危难之间,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安抚百姓,东征西讨。虽功败垂成,含恨受害,但他的《扶风歌》、《重赠卢谌》中所表达的那种深沉的国破家亡之痛、壮志未酬之悲的情感却将永远影响着 我们,他那忧国忧民、英雄末路下的凄苦悲凉孤独感也将成为历史的一个传奇。

[参考文献]

[1] 张 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273.

[2]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25.

[3] 刘国石. 评刘琨[J]. 史学集刊,2002(4):21-23.

[4] [唐]房玄龄. 晋书·刘琨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529.

[6] [唐]房玄龄. 晋书·祖逖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694.

[7] 姚 瑶. 略论刘琨诗歌的文学史意义[J]. 贵州文史丛刊,2007(2):1-4.

[8] 杨海凤. 刘琨悲剧的主观原因[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1):72-74.

[9] 陈曼平. 刘琨诗文简评[J]. 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54-57.

[10] 朱晓辉. 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浅析刘琨人生悲剧的根源[J].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2):20-21.

Viewing Liu Kun's Tragedy from His Experiences and Poetry

WU Zhi-jia

(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 Liu Kun was a famous patriotic general and national hero in the late Western Jin Dynasty. Yongjia chaos of AD 311 was a watershed for him; before that, he was ever an idler from a wealth family and indulged in creature comforts; but after the country was defeated and home was lost, Liu Kun decisively served as a national hero to save the country and people from the plight. However, due to that society and his character, he was doomed to be a failur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se Liu Kun's tragedy from his experiences and poetry. At las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causes of his tragedy.

Key words: Liu Kun; the experiences of his life; caring for the fate of his nation; the end of a hero; the special time